

DISANTIAO DUSHE



李迪

第二条毒蛇

大众文艺出版社
DAZHONG WENYI CHUBANSHE

DI SAN TIAO DU SHE



第三条毒蛇

李 迪 / 著

 大众文艺出版社

DAZHONG WENYI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三条毒蛇 / 李迪 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9

ISBN 7-80171-014-2

I. 第...

II. 李...

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0029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125 字数 314 千字 插页 2

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 册

定 价:22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被寨子里称为“獠”的捕蛇高手格布，对付任何蛇都有把握。然而，这次要去对付的蛇，却让他心中一惊！因为这些蛇，都长着两条腿……

一只饥饿的豹子，自信地守候在树上等待猎物。它相信，在即将来临的肉搏中，自己是胜利者。但是，它错了。从树下走过的不是鹿，而是人！……

荒草丛生的山道上，突然爆发一场恶战，血肉横飞处顷刻躺倒三具尸体。紧接着，山中客店里又闯进两个黑脸大汉……

终于，这个吊在树上的人被森林巨蟒吞吃了。森林巨蟒知道自己的肚皮不会撑破，只要把身子缠在树上使劲一勒，肚子上的尸体就会被碾成肉酱，然后再张开嘴把碾不碎的骨头吐出来……

在本书中，以《傍晚敲门的女人》而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李迪，向读者讲述了四个发生在云南边境的惊险故事。在那野兽出没、荒无边际的原始森林里，毒品、枪支、匪徒、黑社会织成了一张恐怖的网。为冲破这张网，正义与邪恶展开殊死搏斗。曲折的情节引人入胜，惨烈的厮杀惊心动魄，意外的结局令人难忘！

这四个故事分别由云南电影制片厂、北京电影制片厂、珠江电影制片厂、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。

在那野兽出没、荒无边际的原始森林里，
毒品、枪支、匪徒、黑社会织成了一张恐怖的网。
正义与邪恶展开殊死搏斗，
惨烈的厮杀惊心动魄！



DI SAN TIAO DU SHE

目 录

第三条毒蛇····· (1)

枪从背后打来····· (129)

黑林鼓声····· (229)

这里是恐怖的森林····· (354)

第三条毒蛇

—

一个身穿黑布衣裤的红脸汉子，利索地拨开道两旁拦手绊脚的树棵，沙沙地踩着枯枝落叶，在鸡肠山路上疾行。

他赤手，肩头也没背行包，只是腰间缠着一条布袋。

一只被惊动的小蠓虫慌张地飞出树棵，却正好撞进红脸汉子那喘着粗气的大嘴里。

红脸汉子吐了一下，没吐出，就伸手进去掏。

就在他手指刚捅进嘴的刹那间，树棵里突然伸出一只手，向上托住了他的下巴。

这只手出得那么快，就像一把逢敌出鞘的利刀！

紧跟着，一句比刀还锋利的話，刺进红脸汉子的耳鼓：

“别动！”

红脸汉子没动。

他也不能动。

因为他的下巴被向上一托，上下两排牙就咬住了他自己捅进嘴里的手指。

托住下巴的手着实有力。红脸汉子的手指被自己咬得疼痛

钻心。他斜了一下眼睛，看到了一个长着一双鹰眼的大汉。

“看什么？不认识你爷？”鹰眼大汉喝道，“快把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孝敬！”

他一面喝，一面伸出空着的另一只手，朝红脸汉子腰里的布袋抓去。

他抓空了。

布袋里什么也没有。

他又朝对方怀里摸。突然，像摸到了一团火，他的手一下子弹了回来。

他摸到的不是一团火，而是一把枪！

一把冰凉的枪！

鹰眼大汉那弹回的手，立刻又朝自己怀里插。

不容他的手插进怀里，啪！一个劈面铁掌，结结实实地拍在他的脑门上。

顿时间，鼻喷紫血，眼生金花，鹰眼大汉向后一个趔趄，松了托住对方下巴的手。不等他站稳，半空里又飞来一只铁脚，砰的一声，正踢在他的心口上。

好一凌空脚，蓄足千斤力！

冷丁摸到一支冰凉的枪，已使鹰眼大汉从精神上败了阵，又接连挨了一掌一脚，他就再也挺立不直，门板似的向后栽倒了。

红脸汉子紧跟上去，当胸踩住，脚尖向上只一钩，那鹰眼大汉揣在怀里的短刀，就被挑飞起来，接在他手里。

嘿，好薄的一把快刀！

用这样太薄太快的刀杀人，简直不会留下任何一点伤口。

红脸汉子在这把其薄如纸的快刀上，照见了自己沾满尘土和草叶的脸。

“好汉，手下留情！”被他踩在脚下的鹰眼大汉叫着，“我是欠了人家的债，才不得已走险……你留下名字，我日后一定报恩！”

红脸汉子阴冷着脸，那柄快刀在这阴冷的脸上闪出一道淡淡的白光：“我本来可以不杀你，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不该知道的事情……不过，看你刚才出手又快又准，算是教了我一招，就让你在死前知道知道我的名字——格布！”

“布”字才出口，薄刀已从鹰眼大汉的两根肋骨间刺进去。一刀就刺在了心脏上。

这样进刀，进刀的速度又如此快，被刺的人绝对发不出半点叫喊声。

鹰眼大汉无声地领教了死的厉害。

因为他本来不该知道格布的怀里有枪！

格布抬头望望，前面已剩下最后一道山坡了。

二

站在山坡上，风兜着黑布衫。黑布衫翅膀似的忽忽翻飞

格布就像一只鹰。

可寨子里的人却叫他獾。

并且，因为他脸色发红，就叫他红脸獾。

红脸獾本是密林里一种善以勇猛灵巧的战术袭击毒蛇，而成为毒蛇天敌的小动物。它形似黄鼠狼，脚短身长，嘴尖耳小，皮毛黄中透绿，大眼亮得出奇。

在袭击毒蛇时，红脸獾会陡地蓬起全身的长毛，使自己的身体看上去比平时大出一倍，叫毒蛇大吃一惊。紧接着，激战

开始。红脸獠闪着亮眼，围着毒蛇不停地打转；转着转着，突然疾风般扑向毒蛇，一口咬住蛇的脖颈，然后，又闪电般跳开。紧跟着，又扑上去，再一次咬住毒蛇的脖颈。就这样，咬住，松开；松开，又咬住。经过激烈的较量，无论多么凶猛的毒蛇，最终都因累得无力抬头而被獠咬断脖颈吃掉。

獠对蛇毒并不具有免疫力。如果被蛇咬中，蛇毒进入血管或神经里，獠就会中毒而死。但是，獠那游鱼般敏捷灵巧的身子，使蛇难以咬中。即使咬中了，也只不过咬掉几撮獠故意蓬起的长毛而已。

疾风般的扑咬和闪电般的跳开，构成獠战胜蛇的绝妙的进攻法；在身体结构上，獠又以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能高度适应剧烈活动，胜过爬行类的蛇。因而在反覆的拉锯战中，獠总能保持体力不衰，最终成为胜利者。

红脸獠是毒蛇的死对头。它一生下来，就会见蛇就咬。

寨子里的人们所以管格布叫红脸獠，也同样因为他是毒蛇的死敌。

善于捉蛇，不怕蛇咬，对各种蛇都有研究；作为猎手，以蛇为主要捕捉对象，十几年来，捉杀过无数的蛇。这些，使格布获得红脸獠的称号。

在倭尼^①猎手中，有见蛇不打的习惯，以为蛇是软弱的，打蛇不算英雄。惟有打豹子、老熊才称得好汉。其实蛇并不好欺，真正能治服一切毒蛇也不是每个猎手都能做到的。

蛇肉能吃，蛇皮能卖，蛇毒蛇胆能入药。自懂事起，就跟着父亲以捉蛇为生的格布，练就了一身捉蛇的本领：

^① 倭尼，指倭尼人，是生活在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，属哈尼族支系。

盘在树上的金脚带^①，格布能揪着尾巴一把扯下来，甩绳似的抖散它浑身的骨头；直起身子又叫又跳的饭匙倩^②，格布敢窜上去，一把攥住它胀鼓鼓的脖颈，直到它断气；尾巴甩得山响的响尾蛇^③来不及躲闪，格布就能猛地捏住它那特别尖的嘴巴，使它再也张不开毒牙。

蛇到了格布的手下，就像到了红脸獠的嘴边。

当然，像真正的红脸獠一样，格布对蛇毒同样不具备免疫力，但毒蛇休想咬住他那进似疾风退如闪电的手脚。即使偶有闪失，被蛇咬住，随身携带的自制蛇药也能使格布转危为安。

格布只有二十五岁，可败在他手下的蛇却已无数。

对付任何蛇，他都有绝对的把握。

然而，这一次，要去对付的蛇，却使格布皱紧眉头。

这是不好对付的蛇。

因为，这些蛇都长着两条腿！

三

长着两条腿，当然就不是蛇，而是人。

对付蛇的格布，为什么要去对付人？

是些什么人呢？

先听听这流传在边境南腊山区的民谣：

① 金脚带，即金环蛇，一种能致人死命的毒蛇。

② 饭匙倩，即眼镜蛇，袭击人时竖立前半身，同时颈部膨胀，发出呼呼的叫声。

③ 响尾蛇，学名尖吻蝮，又称五步蛇，相传人被它咬后，五步即倒。

南腊山，有两害，
烙铁头烙人，
过山风作怪。

烙铁头，本是南腊山丛林中一种剧毒的蛇。在民谣里，指的是境外黑社会的头子周烙铁。他不但名叫周烙铁，而且脑门宽，下巴尖，长相也像烙铁。老百姓冲他心毒手狠，就送给他一个毒蛇的外号，叫他“烙铁头”。

过山风是南腊山里的土匪头子老八给自己起的大号。过山风，本是眼镜蛇的别称。这种剧毒的蛇，性情凶猛，主动袭人，且常咬住人不放，直致人死命。老八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吓人的大号，足见他的为人。

这两条毒蛇，一条在境外，一条在境内，盘踞在南腊山。他们之间，一直为争雄称霸，互不服输。可对付起老百姓来，却是一样毒！

这两条毒蛇，是我剿匪部队围剿的主要目标。烙铁头听说剿匪部队要开进南腊山，闻风丧胆，不敢轻易入境。过山风却故土难离，仍旧带着他的乌合之众，凭借林深树密，在南腊山安营扎寨，为匪害人。

话又说回来，境外的烙铁头并不甘心，而被困在山里的过山风也不甘心。昔日争强斗胜的两条毒蛇，在生命受到同一威胁，各自都处境危难时，又在暗中勾结起来，就像森林里遇到特大暴风雨时，平日互相敌视的狐狸和老鼠就亲密地聚集在一起逃命一样。

缺少武器装备的过山风，感到难以抵御围剿，向烙铁头伸出求援的手；武器装备良好的烙铁头，答应了过山风的请求，秘密地向他提供武器，企图依靠过山风跟剿匪部队“打游击”，

为他们伺机东山再起创造条件。

格布所在的剿匪部队侦察连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，破获了一批烙铁头从境外偷运给过山风的枪支弹药，使剿匪部队认识到了这两条毒蛇在暗中勾结。

可是，由于林深树密，地势险要，加上惯匪东游西窜，剿匪部队要想一下子消灭过山风，暂时还有一定的困难。

这就给了烙铁头以可乘之机——

一次运不成，再运第二次。

如果烙铁头的武器一旦落到过山风手里，就会给剿匪带来更多的困难和牺牲。

摆在侦察连面前的任务是很紧迫的，必须尽快摸清并切断这两条毒蛇之间的秘密通道，粉碎烙铁头偷运武器支援过山风的阴谋。

可这又谈何容易？

南腊山区，连接国境，大山绵绵，密林无边，山村星罗棋布，民族五颜六色。从境外通向南腊山的小路有十几条，边境两边的老百姓和商人，经常在这十几条小路上来来往往，走亲戚，做生意。

情况如此复杂，要摸清敌匪之间的秘密通道，从哪儿先下手呢？侦察连人手很少，总不能在十几条小路上都布下暗哨啊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侦察连接到了一封装有刻木的密信。

信是从南腊山西北角坝区草落街带来的。

写信人是草落街民兵联防队副队长翁果。

翁果在信中说：两天前有一个马帮从境外运来四驮子货物，既没在街上出售，也没运出草落街，就神秘地消失了。

翁果怀疑这四个驮子装的不是货物，而是武器，要求侦察

连迅速派人来找他联系。

武器?!

又是从境外运来!

这不正是侦察连急着要下手，却又一时摸不清该从哪儿下手的事情吗?

不管情况如何，这总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。

奇怪的是，翁果的信里还装着一片刻木。

傣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。自古以来，需要记事或传递信息，他们就用刀在木片或竹片上刻下含义不同的各种记号。

这种刻上了记号的木片或竹片，就叫刻木。

翁果的刻木是一块五寸长、两指宽的竹片，上面刻着一支无头的箭。

刻木上刻着箭，是表示有战斗。

光有箭尾而没有箭头，说明这个刻木是一个有战事相商，需要立刻派人前去联络的接头信物。另一半刻着箭头的竹片，在翁果的手里。收信人必须持着箭尾刻木前往，找到翁果后，把两块竹片对在一起，合成一支完整的箭，翁果才会相信来人，与他共同研究战事。

这个光有箭尾而没有箭头的刻木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隐蔽。它说明前往接头的地点情况复杂，接头人必须隐蔽自己的身份前往，以免遭人暗算。

身为草落街民兵联防队副队长的翁果，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古老而奇怪的联络方式呢?

从地图上看，草落街是距离南腊山最近的一个坝区，同时它又紧连着边境。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容易被选做秘密勾联的地方。可以想象，在这样的地方，黑社会与土匪很可能留下埋伏，况情比一般地区要复杂得多。翁果用这种古老而奇特的

方式联络，无疑是说明有重要原因。

侦察连经过反覆分析，得出两个结论：

要么，翁果是故布疑阵，以他左手的假动作来掩饰他右手要变的戏法；

要么，是翁果目前所处的环境很困难，情况很复杂。

他所知道的机密也不能轻易透露给任何人，必须由他亲自跟侦察连派去的人面谈。

不管哪个结论是谜底，侦察连都必须立即派人持刻木前往。并且，根据这个无头箭的刻木的特殊含义，派去的人应该进行化装，才能使人身安全有所保障。

这个神秘而紧要的任务，当然地落在了侦察员格布的肩上。尽管他没去过草落街，也不认识翁果。但因为他是倭尼人，精通语言，熟悉风俗，年轻强悍，且身怀捉蛇绝技。

草落街居住的大都是倭尼人，这将给格布的活动带来方便。

另外，民兵联防队的队长卡洛，是格布的堂兄。他们分别六年，一直未见面。这一回到南腊山，格布刚刚得到卡洛的消息，正想找机会去与他一见。

于是，格布出发了。

他重新背上捉蛇的布袋，扮成一个专做蛇生意的商人。

有钱的商人出门是要骑马的。不过，那就很招人眼，路人一定认为他那腰里缠着鼓鼓囊囊的钱袋。可格布此行却不能招人眼，最好谁也不理会他的出现。

再说，他想抄近路走，就得翻过又高又陡的大山，骑马反而不方便。

格布二话没说，甩开了两条快腿。

人走路，要靠两条腿。蛇无腿，却能在草上飞。那是因为

蛇的肋骨可以自由活动。当蛇行进时，它的肋骨就借肋间肌肉由前向后逐次收缩而牵动腹部的鳞片，鳞片又借地面粗糙的草茎或土沿为支撑点，使身体向前移动。为了加快行进速度，它还不不停地左右曲扭身体，构成一种独特的“蛇形运动”的方式。肋骨极快地收缩加上蛇形运动的方式，使蛇行进起来快如疾风。

要捉蛇，就得比蛇快。

格布是在捉蛇中练就一双快腿的。所以，他行走起来，也就如飞一般。

顶着晨星动身，在大山里走了两天两夜。一路上，除了遇到一个拦路贼之外，没有发生其它危险。当重新升起的太阳眼看着又要下山时，格布钻出一个垭口，看到了山脚下闪光的南腊河和掩在河边的一片丛绿之中的草落街。

啊，快到了！

格布这才喘口气，站住脚，扯开黑布衣衫，任山风尽情扑打着铁一般结实的胸脯。

汗珠像雨似的从他方方正正的红脸膛上流淌下来，他顾不得去擦，紧咬着略有些厚的下嘴唇，睁大一双亮眼，凝视着山脚下的草落街。

他的眉头开始皱成个疙瘩。

迎接红脸獠的将是什么呢？

是陷阱？

是刀丛？

还是齧着毒牙的蛇口？

谨慎，小心，绝不要轻易暴露身份，哪怕是对自己的亲人！记住，你是一个蛇商，你是为蛇去的！

格布凝视着草落街，叮嘱着自己。

——是啊，为蛇，为蛇！

就在这时，山道弯处，响起了嗵嗵的马蹄声。

一个人骑着马，飞快地从山脚下跑上来。

四

当骑马人来到面前时，格布不由得一愣！

——高鼻梁，柳叶眼，四方大脸毛虫眉；短衣齐胸，肥裤过膝，腰扎一条豹皮裤带，上面挂着一把牛角壳缅甸刀。

好一个英武彪悍的傣尼汉子。

这不就是卡洛吗？

格布大叫一声：

“卡洛阿果^①！”

叫声未落，骑马人翻身下马，嘭的一声，落在地上。

落地的声音结实又带有弹性，使格布注意到卡洛的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胶鞋！那是一双军用胶鞋。

卡洛瞪大柳叶眼，盯住格布。突然，他一把搂住格布的肩膀：

“格布，是你？”

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。

哎哟，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啊——低沉中透着一点沙哑。

分别多年，卡洛的声音竟一点也没有变！

格布激动起来。他感到卡洛的双手铁箍似的十分有力。

“阿果，是我！”

一别六年，岁月流逝，兄弟两人的额头上都添了纹路。

^① 阿果，傣尼语，大哥的意思。